公私聞見錄

二

東平公私聞見錄卷之二

○丙申歲 孝廟為 莊烈趙大妃搆萬壽殿先君翼憲公為都提調判書元斗杓判書鄭維城判書許積為提調入審殿基路由後苑 上坐於所經別堂以待之諸公以史官之不入辭 上立促之旣對上親擧觴以侑之論國家大事 上自知嵩陵限迫語多悽楚諸公不覺墮淚 上曰予方留心戎備措置事多而治兵繕甲宜在於國有長君之時非奉幼主者所可為也逮甲寅後諸臣之以兵事遭禍者甚多大哉王言後世不可忘

○是日 上語及臣僚不能斷酒之弊仍曰予在潛邸時嗜酒無日不醉及陞儲位斷而不飲今春 慈殿以羊肉及酒一盃賜之予不敢不飲而其味甚惡無異苦藥蓋習於不飲而然也趙徵奎御醫也常昵侍禁中褻技頗驗 孝廟善視之招致兵書政吏李正立於掖庭使付高品祿吏以 上旨告于判書許積判書曰 上旨不下于政院而出中貴者口何可從也故付下科 上大怒捉致其吏杖臀八十吏幾死後筵臣以為言 上為除其吏內司書題以示追悔之意其所過不吝如此嗚呼盛哉

○仁祖在綾陽邸誕 孝廟而其乳媼有妹阿保之
功與嫡無異及 孝廟卽祚封乳媼爲奉保夫人而
其妹年老爲比丘尼 上念舊勞時 命召入宮中
厚賜衣服而遣之 上之酬功報勞可謂盛德而至
後世援而爲例不無爲害者可以爲戒矣
○國恤時大内及王子女家皆進香也必以錦繡裁
成各㨾花實揷之於油蜜果如梅梨杜鵑海棠桃杏
蓮花牧丹柑柚紅柿之類無不逼眞見之者疑爲神
功而其糜費則甚鉅自國初逮已亥 孝廟大喪皆
然過五六年後於 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一張乃遺

戒勿用綵花者也自癸丑年 寧陵遷陵時進香不
復用綵花盖遵奉 孝廟遺意也
○孝廟因山旣畢 仁宣王后欲謁園陵而不知廷
議如何使余公主私問于先君翼憲公先君據禮經
婦人不上塚之語以達之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争
后不復言
○仁宣大妃常多不安節日事藥餌而不欲煩内局
提調只令御醫劑藥以進一日女侍煎藥見銀鐺色
黑如中毒狀驚告 顯廟命覆之盖於數日前研劑
治瘡毒藥而掌藥者忘其事不洗研器仍御藥故餘

毒薰滐致發銀色 顯廟大怒欲戮監劑醫官大妃
止之不得死

○孝廟在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
方對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淸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爲
千古名作乎盖見 孝廟聖質非常諷以韜晦也
孝廟聞之有契於心及承大統每語諸駙馬曰當日
善道愛我而言而余之警惕得力爲多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面命之曰人臣有似忠
而實奸者亦有似奸而實忠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
耳 仁宗卽祚 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

安節金衛厚請同叅議藥藥房以非其職拒之衛厚
至發聲叩腦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
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
其誠忠光海朝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認請光
海移御他所觀其跡則與衛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惟以不見不是處爲心一腔誠孝上質蒼穹而
衛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聖躬至以議藥移御
爲請而　仁宗誠孝愈彰衛厚忠誠亦著光海則有
猜疑之心無孝誠之行而造認乃請移御激動君心
以爲固寵媒爵之計此所以爲逆賊而事同心異者

也趙光祖當中 宗朝以年少書生變易舊章全無
稱停其所作為何能盡善論人薦人亦不能允協輿
情而其心則皆出於至正至公非如後世之人以私
好惡為之取舍而掩人耳目者所以至今稱為君子
而愈久愈敬者也汝於觀人之際只察其秉心之邪
正不可執跡以疑之 顯廟作而受命云清平沈都
尉侍傍得聽後言於余
○顯廟乙巳駕幸溫泉時值月明從容召見諸公子
臣亦與焉 上下教曰 孝廟嘗教于予曰予在鳳
林邸與伯氏 昭顯世子同質于瀋陽而世子平日

深居九重故人不知其有隱德予於奉令承教適幸無罪臣民誤認有賢德而歸心於予其時予之懍懍何可言也予見諸臣中或有心存嫌疑自疎於予者或有歆着世子致款於予冀邀後福者予時雖不能斥其阿好而默有涇渭矣及登大位每見其其時持正者之擬職則輒嘉而落點若使今日宗室有得令望如予者向之媚予者又必以向日陰厚於予者待之斯人其可信乎以正持己者某某也媚悅納交者某某也汝須知予用舍之意也　顯廟只擧　孝廟聖教之如此而終不暴揚其姓名

○孝廟接見清使于館所從容酬酢之清使曰國王侍臣白鬚者何多也　上曰此皆曾事先王者已老矣清使曰貴國宰相亦能多畜姬妾日費萬錢乎上曰小國地小無産國用亦不能敷臣僚安得富饒乎仍語之曰予甞質于瀋中見大國公卿姬妾旣多故子孫甚繁至有有二三十子者公等有子幾人乎大通官不觧語脉誤傳曰公輩姬妾必多八房亦必數矣清使大笑曰吾等雖欲頻數八房婦人輩慮或致傷而拒之故八房甚稀矣以此觀之則彼此譯舌之諫於言語必多矣傳宣志意酬應機事之時將何

以為恃乎念之寒心

○德興大院君外祖安公坦大與其配黃氏葬在安山城頭村至 孝宗祖有人偷葬其傍麟坪大君潛行以審以狀上聞掘去其偷葬者增築塋域立石以記之東陽尉子申最奉命製文麟坪之往返也取路於光海朝國舅柳公墓下有舊時所建神道碑及表石而題曰文陽府院君之墓盛稱光海之有聖德揄揚柳公恩禮之隆重麟坪下馬讀過歸告 孝廟曰柳其碑碣之至今不踣於義何如 孝廟下教曰予嘗舉此事稟于 仁祖大王則教曰事不必太分明

故余亦終不提起矣洪益平沈清平嘗親聞天語言于余蓋事在余未叨禁籞時也燕山主母尹氏墓在東郊光海主母金氏墓在楊州皆於當時附太廟稱陵而反正後還廢者也余嘗偶過其下登覽焉園陵象設尚在意謂朝家未遑撤去及聞　兩朝聖教然後始覺深意存乎其中矣

○余於幼時陪　孝廟幸禁苑別堂尚食進午飯臣侍食才過五六匙以水澆飰飰多不能盡喫　孝廟責之曰量而後澆之使無所餘可也澆水餘飰或食禽獸則猶為有用之物而無知下賤全昧貴穀之道

多棄穢地未免為暴殄天物之歸使之然者皆由於
喫飯者甚非惜福之意也臣悚然敬服後偶於徹膳
之時竊見御盌無一粒留底臣銘諸心肺至今不敢
忘

◯孝廟嘗下教于諸駙馬曰　仁穆大妃昇遐之時
執事之人不能慣習襲斂之事　仁祖常以為恨汝
輩復留意喪禮予夫婦千秋萬歲後親執附身之物
俾無遺憾可也臣等敬奉承命逮己亥大喪臣以年
幼不能供事甲寅　仁宣王后上仙之日臣方丁憂
不得入諸宮中感念遺教常痛在心及戊辰　莊烈

王后喪奉　上命掌歛事始副當日丁寧之訓小伸螻蟻微誠嗚呼哀哉

○古稱胡人質直忠𧰼其盡心所事非中國人所及當崇禎癸未年間清帝汗殂于瀋陽而太子幼弱諸父八王九王等俱擁强兵人心洶懼未有底定之軍卒之扈衛宮城者皆唾掌握釰曰先皇聖人也大統不歸於吾君之子則吾將爲先皇死之萬口一談終不回撓太子遂立此固清帝固結衆心之致而國俗之忠質亦足可見時　孝宗大王在質館親覩其事東還後每語於諸公子云太子卽順治皇帝也

○麟坪大君銜命赴燕有甑山官婢薦枕客館者自其朔斷月事及生男其母稱爲大君子大君率養於家 孝廟下敎曰雖僕隷賤夫非家畜所生則尙不肯認爲己子王室至親之家豈有是事耶汝雖以爲子不可以汚我家璿源錄大君惶愧卽還其本土仍絶之後果有眞父今稱金姓云

○孝廟己亥四月 顯廟在春宮患瘇至十餘日鍼藥符籙皆無效或言驚可去瘇 孝廟命 顯廟處澄光樓下使宮女潛持陶上樓墮而破之 數十人拍掌頓足齊聲疾呼曰宮人某墮樓死矣宮中震動

聲聞于遠有老宮人金氏者憂之曰吾經閱四朝矣
宮中雖有事亦當静而鎮之今無事而故爲有事之
狀不祥之兆也五月　孝廟有鬒腫初四日辰時受
鍼午時暴薨宮中驚惶頓足宛如伊日爲矣
己亥五月初四日　孝廟以鬒腫欲受鍼余秉曉
詣闕辰時　上使申可貴下鍼纔離穴血流如注多
用止血之藥而終不止　上召醫官柳後聖趙徵圭
申可貴至御床下下教曰血出如此何以止之後聖
涕泣對曰用千年石灰則可止矣内局即進此藥而
流血不止至午時氣漸微口中有語曰欲見大臣時

先君翼憲公為領議政沈公之源為左議政方在煕政堂北庭聞有命與承旨史官急趍進至大造殿正寢 上已昏昏俄而屬纊宫中擧哀時啓字櫝在大行枕邊先君戒内侍封鎻着署書臣謹稟于 世子以藏之先君分付兵曹判書洪命夏嚴飭宿衛令訓錬大將李浣御營大將柳赫然退在信地扈衛宫城此皆事係應行者時又蒼黃而俱達于 世子而擧行焉李浣柳赫然退出敦化門外聚軍環衛宫城此乃余終始目覩者也

○孝廟嘗以鍮鐵倣唐制造燭臺以賜諸公主當時

稱以華美轉相借玩余家尚有其一而比之今制黃
豆錫燭臺則不但色品之陋劣其制撲之朴野見者
殆欲唾而不視亦不可以觀習俗之日變矣
○孝廟友愛崇善樂善兩王子不以庶弟之遭變釁
者而有所間阻常使諸公主不敢言其長短故宮中
之人亦不敢說及　崇陵之待遇不替盖尊　先王
遺意也此余及余內公主之所嘗親見者也
○仁祖戊子王女孝明翁主年十一行婚禮婚後第
三日設宴麟坪大君夫人吳氏及諸宗室婦人皆赴
焉將就坐翁主侍者曰翁主雖庶出貴極無級當位

於吳氏之右吳氏曰我之資級雖下於翁主當以嫡
庶次座相持不能决聞於大內命翁主居上自後骨
肉間情義頓衰或者惜其兩不相讓而且謂兩家他
日之禍未必不由於此及　孝廟朝諸公主之婚使
吳氏坐於　當宁王女之上蓋用家人禮而亦懲前
事云
○孝廟戊辰秋濟州貢馬中有身白而鬣黑者體大
健步見者以為龍種時益平洪公於諸駙馬為最長
而余新為儀賓蒙被異渥人謂此馬不歸於益平則
必歸於余及經　御覽持賜崇善君先君聞而喜之

曰不賜愛婿而賜庶弟眞盛德事也

○孝廟在鳳林邸聞有陞儲之命送言于平日所客習文官某曰自此更無從容相見之期願一見之文官以微服乘昏進謁　孝廟晩年嘗以此事語　顯廟曰予之邀致雖不及深思而爲人臣者何敢潛來於世子之家乎予後乃覺得已疑其心近觀其所爲他日決不能以正導汝者須知之此乃　孝廟之密諭於　顯廟者而諸公主適在窓外得聞　天語云余只聞其人之文官不聞其姓名

○仁祖朝後宮張氏進士留之女也以乙亥選入宮

無子女至 孝廟朝請以他後宮出王子樂善君潚
爲子托後事 孝廟語 顯廟曰張氏婦人也設有
不循法度之事人或怨之若以潚爲子則事之不善
者必皆歸咎於潚潚將以無忌抵罪安得全保性命
乎竟不許之其欲生慮遠之意至矣張氏封至貴人
沒於 顯廟辛亥
○有一蔭官乃 穆陵外裔也以尚宮婢爲妾蔭官
妻上言于 仁宣王妃願令尚宮還奪其婢 妃下
其書于屬尊宗室使開諭之又有戚里家婦人乞得
米布銀錢爲 主上祈福 妃不答亦不令外人知

之盖 孝廟撫恤宗戚務為全安故 妃亦克體遺
意終始掩覆此固盛德事而戚聯宮禁之家益無恐
畏之心多有犯科者而求乞徵索無異於儕友之間
少不滿意公肆怨詈云

○曺姓尚宮光海後宮許氏之侍婢也癸亥後 仁
祖召置內籍而常有不平意曁 顯廟誕降受保母
之任 顯廟五六歲時把火為戯曺獨在傍言曰乃
祖以火得國乃欲效之耶盖怨 仁祖舉義兵而言
也 顯廟默識之而未嘗有幾微見於辭色及嗣服
未久召曺伏庭下曰汝記某歲事乎伊時非不知白

于 上而以汝有阿保之功不忍其受重戮忍至今
日矣汝不因在宮中命奪女官告身黜置私家仍以
其罪狀語姊妹諸公主宮中始知之莫不震慴許氏
卽留守潛之女也光海遜位居外第而曺不忘舊誼
時節送衣服飮食至死不替云此則不無可觀者矣
曺旣黜 上猶念其勞廩終其身及其死也葬費皆
出內帑云
○顯廟在春宮有某姓內侍造進捕禽獸器械百般
求媚 顯廟極愛之他宦莫敢望焉己亥五月 顯
廟卽祚人皆謂其宦必專內事乃以巧佞被斥終不

復近龍床

○顯廟丙午年間有巫女莫禮者出入大内及諸公子家與宮女輩對食多妖幻事臺官将捕治之巫入隱於永巷中不出後復入別宮與梁姓宮女對食守璫捕白其狀　顯廟命付内司獄并宮人杖殺之

○時又有一儀賓有所眄婢一公子家謂婢将不利於其女主增餙其過以聞于東朝命囚内司獄杖之吴璫以恭時掌司事謂諸吏曰流言誤徹致有此命而此人若死人将曰國家為公主妬忌而殺之豈不大為　聖德累乎語杖者使不猛下婢得不死以恭

身爲黃門不爲逢迎阿順而乃以上累　聖德爲慮
是不可以無傳也以恭始事光海歷侍　仁廟及
孝廟已亥大喪爲侍陵官沒于　顯廟朝
○顯廟嘗送淸使於西郊淸使告辭　上出立階上
揖送之淸人旣發馬前去軍卒傳語者將告本兵以
啓于　上疾走之際不能察視遽至顚冒　至尊幾
不免顚仆賴内侍扶擁得無事左右侍者莫不驚愕
失色請付有司依律處之　上笑曰無情也奚可深
治命本兵決棍五六度以放之臣時以別雲劒入侍
目覩之

○丙午年間 莊烈趙大妃疾瘳後同 顯廟辛後
苑妃召諸公子投壷射的使居魁者乗馬居末者挾
鞍籠呼唱前導樂善君居末大聲呼唱作辟除狀小
無幾微見於色又樂善有所眄婢隨其夫人入宫
上欲資 大妃一笑使樂善貿之以行樂善貿之甚
謹汗流滴地不聞命不敢舍人知其必能保全終始
矣樂善 仁祖朝王子名潚卒於乙亥三月十四日
壽五十五
○國君卽位而治椑古制也我朝亦然而藏於長生
殿桼滿百度則歲加一桼而祖宗朝副件亦有藏焉

者 宣廟壬辰之亂爲倭刃亂斫不堪供用至
孝廟朝命去漆而視之則木理頗好而有數三補孔
處今尚留在 祖宗朝垂制可見矣邇来自搢紳大
夫至閭巷賤流競相侈美務勝於東園秘器若此不
已將有爲金棺者可慨
○國恤時進香外則八道監司内則宗親議政忠勳
敦寧儀賓五府及王子女外無敢爲之者甲寅年
仁宣張大妃 顯廟兩國恤時錦坪大君子女謂常
蒙息養之澤自願進香而國家許之非古例也 顯
廟大行之日國舅金公佑明欲進香旣煑蜜果聞國

舅家曾無進香之例乃止金公之謹愼守法如此
○顯廟庚子歲有一女人至余好賢洞親第自稱內
人求謁於余慈親而公主侍婢亦稱內人故意其爲
余內公主之侍婢也命之迎入則曾所不見者問其
何人則乃　莊烈大妃殿侍女而爲其族人被囚者
所冤而來慈親大駭之亟令還去而且謂事不可秘
聞于大內　顯廟令下內司獄杖訊三十度斥配于
遠地其人名次業云
○仁宣張大妃節用蓄積前世無比而其賜諸駙馬
貂帽章服也必前期留意辛勤經營余輩聞自內措

備之說者至過五六朔後始乃受賜服而入朝班則
光艷特出於衆中在庭者無不措點稱美故余知措
辦章服之不易矣今則滿朝卿宰所着㬇帽皆是唐
貂衣服之奢華踰於昔日吾輩所得者豈辦備之路
有易於前耶抑士夫富饒優於内儲耶余不能知也
仁宣大妃殿有内人述禮者自稱爲王神所憑多有
恠誕事宫中奉供甚勤久之出送其父母家乃畿内
安山地也其居處衣食一如王者而人無正其罪者
宋相國時烈聞而駭之陳于　顯廟斥配遠地
○掖庭別監宋義俊癡騃人也少以趫捷自負而實

無過人者常誇詡大言曰宮墻雖高吾可超越常自期以崑崙奴之事至 顯廟癸丑冬宮人巡夜者見人有當前而立者大呼有賊而怳惚之際失其所在若有踰垣之狀而捷如飛鳥不能辨人鬼 上命按治掖庭僕隷多以義俊平日誇勇之言 上聞者是日義俊適宿闕中 命下內司獄杖足訊問而終不承欵久始蒙放而一脉如縷矣此可以為無實自大者之戒也

○丙午 顯廟之幸溫陽也命中官金以秋入京城取御藥以来以秋不自賚使人持而先行渠則追後

緩行 上怒命决三十棍而使監視承旨施杖於單
褌上盖在物之怒不以近習有貸而矜憐 天疾
仁意藹然聞者感歎其時承旨金光城萬基也
○顯廟朝内侍全以性以善射聞嘗於禁苑射野鶩
折其一脚而飛去然其棲止常不離禁苑 顯廟出
見一鶩獨足跉踔形狀可矜問其故内侍實對 顯
宗惻然憫之 天顔不怡者良久每見輒然其仁愛
及物之德如此嗚呼至哉
○顯廟嘗召諸公子儀賓于醉香亭賞菊使青平尉
沈益顯書韓穉圭寒花晩節香之詩付壁仍諭以保

晩之難畫勉戒臣等也　天語諄諄不知日之夕矣因從容下教曰　孝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其人濶於世事決不堪爲應俗宰相可恨仍吟其詩域中王亦大天下佛爲尊之句曰予外祖溪谷張公見此句以爲可與李杜上下云　孝廟在潛邸親聞而教予至今不能忘而已又　下教曰
仁祖　孝宗每以金宗直之不典文衡爲國朝欠事鄭斗卿老病雖不行公以其文章終不得以大提學書於丹扆則豈不寃乎盖　聖意欲以鄭公朝拜夕遞以華其銜而恐朝臣不知　聖意而彈駁之有所

趍趄也鄭公官至提學終不得主盟詞壇於此可見聖考謹於官人而亦有數存乎其間也　顯廟語及鄭公多稱東溟又嘗求得東溟詩稿使寫字官善寫粉紙以錦粧纊常置香案之上　上之愛重文章如此

○顯廟丁未冬間有僧戒習者以其生年月日問于水原村盲陳姓卜者我之四柱與　上命孰勝水原倅聞其事勾戒習報方伯狀聞之　上頗驚動夜半開門牌召大臣諸宰雜治之時　上之姊妹諸公主在宮中問於老宮人具氏曰僧非稱兵犯闕者只是

語言不道徐當戮之何至夜半設鞫耶具氏曰貴主不知耶自古人君身居大寶常恐爲人所奪故雖指牧童樵夫以爲爲逆亦不能無疑若非平日謹愼素著者則雖至親骨肉之間猶不自脫貴主生長平世只知有非常恩愛豈知天王家法度截然可畏如此乎他日累經事變則貴主必思老婦之言矣

○顯廟甞於禁中見姊妹諸公主携幼子入闕命賜至前賜以黃柑仍教之曰汝輩今日食此柑者當以不爲黨論爲他日報答之地也 聖主之深惡黨論如此

○顯廟朝有儒臣陳于榻前曰　祖宗朝貂掩之賜
在卿宰亦罕至於堂下官則絶無或有而皆因直言
及軍功未有以微勞濫施者近者內司別坐朴良臣
以微賤私人蒙貂掩之賜豈料聖世有此事乎諸臣
遂合辭以啓曰儒臣所達果非虛語則其損　聖德
大矣　上曰良臣於新豊府院君還葬時監董竣事
故予欲慰　慈殿之心果有所賜矣諸臣如以爲不
可則還收何難乎新豊即　上之外祖溪谷張公也
伊時諸臣欽仰玉音至今以爲美事
○順治庚子　顯廟有患眼余與沈清平入謁　上

曰予病甚重君輩坐次服色皆不能辨只憑語音認得誰某矣左右聞此教莫不掩泣時公卿諸臣奏事不用文書只抄大事面禀以决中外遑遑罔知所為未一年而復常實頼天地宗社默佑之靈而醫者歸功於鍼藥女侍輩歸功於神佛自此醫官輩日以驕肆巫覡僧尼又得蹊逕非 上所知而至今為國家害

○余內淑靜公主之喪出於戊申五月五日及將卜山也 崇陵下教於臣曰天子諸侯及士庶之葬也皆有月數而今世士大夫多不遵用妹氏之葬毋踰

三月之期使令日臣僚知予意之如此也臣承 命
惶恐以其年七月九日葬焉

顯宗朝水原府有倅譯李一善之族侍一善不遵
官令府使具文治杖殺之後死者之父候一善之奉
勑来東訴曰文治之殺吾子不但侮大國亦辱君耳
君不治文治則將使東人輕中國一善聞而有辱國
語金叅判始振時為府使集軍校斬其人以循曰此
而不治何以使民一善如以為咎則我自當之後有
以是事白 上者先君翼憲公進曰始振為國家殺
賣國之人雖抉一時觀聽其實擅殺人命也朝家知

而不治則近於無法將開輕殺之路若治擅殺之罪
罪則無以懲小民輕朝廷之心固宜置之於不知不
聞之中而至達於紸纊之下臣恐因是而大為後弊
也 上曰卿言是也
○孝廟有進稚熊於九重者養之經年而其受制於
人漸不如初諸內侍齊告久必為患請殺之 孝廟
將從之 顯廟在東宮進曰熊雖害人之物而姑無
受其害者今若慮其未然之事而先殺之則恐非仁
人之心宜放諸深山也 孝廟聞而大喜曰爾之臨
御必無以猜疑見殺者為爾臣子者可謂有福也仍

命消人護放于深峽之中其後　顯廟君臨十五載
無一寃死者　孝廟當日之教驗矣
○李相國浣為守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為
仁宣大妃殿侍女憂愁涕淚　大妃見而哀之使淑
敬公主請于李公以輕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
余雖親承　懿教不宜順　旨屈法況以曲逕乎顔
公主更無以如此之請大妃聞而愧悔　顯宗益加
敬憚焉公主即李公妹孫興平尉元夢鱗之内也
○庚申後余與國舅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同差魂
殿獻官語及比年譏察事閔公曰甲寅以来吾家凡

弟並居鄕谷幾近十年崔羅門庭絕無人跡而其時
宰輔有致疑者蹤跡詗門殆無虛日矣設令吾輩有
不良之心何以得辦事耶人心世態前後無異則今
日失時之人便是曩日之吾輩亦何能有所爲也若
夫因緣與寄潛有所圖則毋論彼此非譏察之所可
禁云

○余曾聞老宗室錦林君之言有一武夫家本貧寒
世世藁葬因功通仕得拜兵使遭母喪襲斂衣衾皆
效王后衣襨又用赤木爲棺木紋斑爛宛如花裡祔
葬先塋其翌年壬辰爲倭寇掘去磔尸云近來宮女

其多積金帛預製送終之具而衣衾僭擬后服其棺板亦如國用秘器及死家人皆遵平日之志葬之西郊未五日為賊徒掘發斲棺裸尸取其衣衾而去不得為而為之者其禍至是耶以此觀之則古今遭變者皆由於天道之忌盈耶

○清陰金公於柳希奮為姨兄弟癸亥改玉後柳被大辟清陰持布帶欲往尸所成服人有止之者曰此時往哭得無不可乎清陰曰柳之被刑非係惡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雖於生時絕跡其門死後親戚無可絕之義既不絕之則往哭而服之不可已

者也

○李司諫興淳當崇禎丙子出守外邑值國屯艱謀聚軍勤王而不能如意欲奔問行朝而又不克成難已自責曰君父播越而不能措一事以報國恩何顏更立於朝端乎棄歸鄉曲絶意仕宦朝廷多其志連降召命終不赴沒于　顯廟朝

○有一宰問李完平決獄之道何以則善李公曰人才分有萬不同何能在局外而預爲指畫耶但於剖決之際秉心至公雖當雷霆霹靂之時無所愧懼則可也

○孝廟辛卯趙貴人之獄金自點以相臣連姻閭家
就戮丙申叅判翊全亦與之連姻故其家朝夕待禍
搢紳大夫及輿儓下賤一口誦曰申公善人也必不
作過於宮中矣且曰申公不免於禍則天道須不可
恃也獄竟果無一毫之累余見小說楊國忠以貴妃
之兄自知不免於禍窮奢極欲竟至家亡國破而後
已使國忠操心如申公則安知其不得免於禍哉申
公之卒也先公翼憲公以詩挽之曰少時趍庭學禮
詩亞卿榮宦際明時身名自保憂疑地恭謹終為福
祿基駒隙忽踰知命歲駟門今屬克家兒瀛奎墨蹟

猶如昨哀淚空隨字字垂盖多其謹愼也先君有御
賜瀛奎律髓一秩申公題目故末句及之
○尹叅判墀海崇尉文穆公之子 穆陵外孫也與
其弟吏部郎坵俱有文才少擢文科登飈朝端見識
明透論議不苟大爲流輩所推仰而金判書時讓獨
曰此非國家之福也禁臠子弟醇朴小文蔭仕承家
則足矣而此子才望早著將必爲國家所用後一居
此地者皆將以此爲期望不思才分之不及只欲致
身青雲挾籍宮禁競相躁冒則誰能沮遏其勢耶朝
廷之不尊未必不由於此也金判書佐明 明聖王

后之伯父而聰明強記果斷無私當官莅事繩墨截然朝廷倚以爲重李都正楚老獨言此人之才雖在堯舜之時必不空老文武兩途無施不可而後世處此地者不知才局之不及時勢之不同只以金公爲口實必欲一襲其跡則今日金公之效勞國家他日必爲壞損國體之首耳金公卒于 顯廟辛亥謚忠肅配享 廟廷

○孝廟實錄纂修時余仲氏右相公及從兄翰林公皆以槐院權知正字爲書寫官而白軒李相國爲摠裁官謂諸郎曰他日或有鞫獄則諸君必爲問事郎

吾試以古事告之罪人所引者有姓名相同者而居處地位不同姑不知其所引之為何人如所引者張三而一居東一居西則必先問張三居在何地身係何役所業何事面貌何如使罪人明白指告蓋罪人身在不測之地求生於必死之中初以東居張三告之而治獄者誤認為西居張三輕發言端則罪人往往舍其初告之人反以治獄者所居之人換稱以對一言錯了死生係焉且首坐大臣搆出問目則問事郎只以問目中所載之語發問罪人不可攙入已見有所增衍諸君不忘老夫之言余仲氏與從氏歸告

先君先君曰白軒之言真格言也汝輩佩服不忘也余於先君大拜後見有相臣來拜者先君必先使人出見之相臣着公服則先君亦着公服私服則亦着私服以待之而必為下陛迎之主人升一級客亦升一級相讓良久而升堂言語酬酢各稱小生其通書辭亦然皆國朝故事也其相敬如此

○朴判書篴乃余先君翼憲公庚友也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得危病復生有言其兩目已病失明者時朴公春府不在世伯氏告于慈闈欲改求他婚朴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

信不立不可改也伯氏奇其言而許之及合巹自實不盲盖為讐家反間朴公卒于 孝宗癸巳壽五十二

○仁祖甲申年原任左議政沈器遠謀反伏誅金自點時居相位召監刑都事語之曰逆賊之伏刑者先斬頭次斬臂脚例也而此賊不可處以例刑先斬臂次及脚以至於頭延陽李公語人曰逆賊行刑次第自有 祖宗朝舊法創新為此者其得令終乎其後辛卯自點果凶死自點之子為延陽女婿而李公之言如此

○光海朝倖門大開後宮用事人家奴婢之叛主投入者相續東陽尉申公奴崔奇男有能詩名為一詩文人所賞譽一朝叛其主而投屬辛昭媛房又有一公子家奴叛主投屬如奇男者而兩家皆怵禍不敢言 仁祖反正後公子杖殺其奴曰奴主之義不可不明申公則曰使奴叛其主者當時君上之過也是以失國豈可追責於一賤隷乎待奇男無幾微色二公處事之不同如此云奇男自號龜谷有詩集行于世

○我朝除官之法雖自吏兵兩銓隨闕擬差而每年

六月十二月則各司仕滿及邊將守令殿最遞罷之
代一時差遣謂之都目政求仕之類雲趍坌集百計
鑽刺兩銓之官清濁毁譽自不能掩嘗聞清道道德
山地有求仕契契員各出米谷斂散取息積貨無算
每值都目之時則除出累百包谷以給契員兩人使
自求仕其人持詣京中以為行賂得官之用無不遂
其所欲而歸故契員之每都目得官殆同仕滿應遷
者其中一人曰白沙李公之薦得官而白沙決非貨
結者人皆疑駭相國之姪鰲山君擢男為德山縣監
聞知其事稟問于白沙曰某地某甲何以見知於公

而得官耶白沙曰非我知之漢陰知而薦之耳盖契
人知白沙之不可賄交故納賄於漢陰之妹氏其妹
請于漢陰吹噓而得官白沙惟知漢陰之不我欺而
不知漢陰之見欺於其妹氏轉輾相誤如此契人之
術亦巧矣大抵善用賂者能得曲逕如此白沙李公
之號漢陰李公德馨之號並相 宣朝
○中國儒士田好謙崇禎丁丑因亂來東余嘗憐其
流落有時邀致詢問盛明故事一日與語之際下吏
來告今日五學士承命暗行列邑矣好謙曰中國之
暗行非獨廉察州郡亦使廉察京各司大小官吏之

不法事故居官守法者多矣自天啓宦寺用事之後
中外既不能奉法御史亦多徇私此所以致皇明之
亡也因揮淚咽不成語好謙字遜宇廣平府鷄澤縣
人生于萬曆庚戌沒于今 上丙寅壽七十七葬于
楊州朴政承世采撰幽誌崔政承錫鼎撰墓碣文
○丙子之亂朝廷以江都為金城湯池将避兵于此
擇師臣可以守禦者金昇平瑬舉其子慶徵為檢察
使挈家偕入及城陷金公闔門受禍最酷慶徵又以
失守賜死金公始以江都為遺種處反作取禍之基
若使金公一以死生付之於天毋論夷險聽天所命

則天未必死之雖死與其死於罪孰若死於國事哉

○孝廟戊戌 顯廟在春宮春秋纔十八而群臣猶以螽斯慶遲爲憂一日延陽李相國冒大雨來訪余先君而入門之時喜溢顔色就問先君曰聞春宮有宮人生男者豈非幸也先君曰此必虛語也誠有是事則潛谷金相必喜言吾輩而未有所聞矣延陽顔色慘沮落莫而歸元老爲國之誠此亦可見矣金公孫女爲世子嬪

○李正享基吏曹參判行進副提學行遇之大人也兩子俱顯于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隷常戒之勿近杯

酌一日某宰佩壺来副學家與之飲正聞之使奴招
副學至則捽髮以入将杖脅某宰欲乞寢踵副學而
至閽者入告某宰乗轎至門矣正大聲曰吾子違吾
言吾故杖之某宰獨無父乎某宰驚駭不敢入從外
還去先輩之嚴束子弟如此

○丙子亂後先公翼憲公為平安監司時驛路凋弊
仁祖屢下嚴教使使客之往来者不得張蓋乗轎遅
川崔相國之兄完川君来吉巡慰勑行獨乗馬轎先
君狀聞終至對吏勘罪相國初甚怒曰鄭君之待我
兄何薄也已又更念曰彼之所執者法也我之所怒

者私也以私怒公豈公心爲國者乎更不改念焉

○壬辰之亂列郡風靡無一人敢抗賊鋒獨金時敏晉州之守權慄幸州之捷差强人意而賊兵三千猝至延安前守李公廷馣適在城中以孤城弱卒血戰却賊尤爲奇蹟且其報捷之啓無一夸張語只曰賊以某日至城下某日解去官軍無死亡者先輩長老論李公此事曰守城却賊猶可爲也有功不伐人所難及髣髴曺國華奉使南中幹當公事面板語矣

○金判書世濂於丁卯之亂以體察從事往湖南在陣上聞承重祖母之喪以驛馬奔喪後擬銓郎金相

國境以奔喪乘馹爲咎沮之金判書時議譏之曰世
濂奉命在外不帶私馬乘馹奔喪不得已也何不推
恕之深也其後金相國語余先君曰吾於少時不能
深思卒以論之到今追悔不能自已也云
○完平李相國嘗語一元老賢宰曰公亦有心性操
易變爲小人之慮乎元老曰某雖不及古人常以古
人爲師豈有終爲小人之慮也完平曰不然鄭仁弘
之剛緊世罕其比當其得名之時人豈期之以叅涉
廢母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教誘於外子孫慫
恿於內終上請廢大妃之疏九十之年伏刑都市故

吾則常恐心性變改不得今終惕慮不弛耳白江李相國敬輿嘗聞公言後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功老而益嚴可知其終能保晩云白江之胤李判書敏叙言於沈青平益顯

○南政丞以雄之孫娶於李同知茂林處新婦將謁公姑而服飾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南公世業素饒有富厚稱而其能遵法制嚴束子孫如此云姜雪峰言於余

○鄭贊成宗榮　宣廟朝名臣也氷蘗一節終始不變至八於淸白之選而其長兵曹行出衢路則有數

十小兒列拜於前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
謹此来謝如是者累十處鄭公恠之博問親舊冀知
其所以然之故有一人語之曰世言公受武人所賂
伐羅一坐除其人為司僕小兒輩必聞此言而嘲侮
之耳鄭公反求之則其除武人為司僕也實因其妹
氏之請而妹氏謂武人為夫家孽族故不得不從之
後加探問則其妹果受武人之伐羅而稱為夫族以
欺公而實非夫族也世世謂其宰受其人賂物除為某
官云者雖未必皆然而亦必有所由論人者不可遽
為斷案得謗者亦不可指為誣已詳思細訪必如鄭

公而後其可矣有一元老大臣遇余於大祭齋所言之如是所謂伐羅即俗稱鍮鐵大釜之名也

○谿谷張公在　仁祖朝以吏曹判書兼大提學言事獲罪特捕羅州牧使張公在朝頗以簡傲得謗而及其莅州武人之爲金吾郎者爲拿罪人過州境入客舍張公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轎及其相見禮貌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此張公笑曰都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剌亦難矣而今則與在朝時不同外官之待王人事體不得不如是人有言之者曰公今在外而原任則天官冡宰

也金吾郎雖王人而乃秩卑武官也接待過恭得無
虧損體貌否張公曰吾豈不知而末俗尚驕下凌上
習日加一日吾所以爲此者欲使後生知古例之如
此耳言者乃服近來文士及宰相子弟之爲人下官
者擧皆輕視上官以明自重之意務爲倨傲故習俗
日變 上前趍蹌者謂之過恭親執職事者謂之鄙
夫若使張公視之則以爲何如也
○仁祖丁丑還都後以谿谷張公起復擢拜右議政
張公在安山墓下累度不起 上遣承旨宣諭責以
義理時潛谷金相公以承旨往宣 上旨訖仍與私

語乃曰吾以勉出相國受命于 上勸公行公乃吾
責也而以私情言之則境內姑無兵革之憂相國只
以 上旨敦勉釋衰而起則終不能無歉矣先輩愛
人以德而其言辭之誠實如此
○仁祖在宥時適有灾異玉堂儒臣將陳箴戒之箚
先示草本於趙知事緯漢請加斤正趙公不見而投
之曰有位居首相而上無父母者鑷白不已其為褻
狎豈有踰於此者乎欲陳弭灾之策宜先擧此事也
趙公之言出於詼諧而亦宜警人諱老也
○東岳李文惠公安訥被遴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

於莅郡按節豈能無所玷而但吾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為他人之觀美故見者認吾為清白吾甚愧焉先輩循實不喜名如此

○東岳謫居洪州也隣有賤婢之盲者常語人曰年過三十尚不知陰陽之理若伴男子得過一夜則死無所恨矣時李公學徒在門下者近十人中有少年子誑武人之喜淫者諗其盲而勸之宿翌日東岳聞而責其人曰事當直告任其取舍而今汝諗其病而使之同宿頗近不直此習不可長也誨責不已古人雖於微細事處之以正者如此余先考左議政府君

受學於東岳聽其教語言於後生俾爲柯則
○權石洲韠嘗往族人家飮酒醉倒柳希奮適來主
人蹴石洲而語之曰文昌公来矣石洲瞪目熟視曰
汝是柳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亡則汝家
亦亡斧鉞獨不到汝項乎柳無言慘沮而去人疑石
洲之禍或不專由於詩石洲忿慨時事作詩譏刺又
能面辱權戚不畏强禦如此則其氣節足以抗疏天
門碎首丹墀之下而乃反取禍於屋下細微之事死
不得所惜哉
○權石洲韠死於詩禍而其兄權草樓韐居在西湖

有大北一隊舟流於江上過其籬外請與同遊草樓即往赴焉手攫坐客盤中之饌以給童奴曰此漢年幼識迷而能知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耳時 大妃幽閉西宮諸人知其諷已怒欲罪之中有緩之者曰旣殺其弟又殺其兄後人將謂我輩爲何如乎僅得挽止草樓之尚氣不怵禍如此草樓官止宗主簿云

○慶基殿在全州城内即 太祖影幀奉安之所也金慕齋安國爲全羅監司適當重創之日別建數間旁舍於大門外稍遠之地 仁祖癸亥後元政丞斗杓以靖 社功臣爲方伯見影殿齋即招妓伴宿於

別堂撤其舍仍夷其地其後年少爾卽離家作客不勝寥寂而留妓無處或於齋室潛引伴宿兩公處事熟得熟失必有能辨之者

○光海時鄭仁弘以儒相退居陜川望重一時當爾瞻力主廢母之論也鄭桐溪上疏力陳其不可而仁弘反上可廢之疏時仁弘子為便養作宰星山有人粘無名詩于仁弘門扇曰千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丞相欺其恭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輝遠卽桐溪之表德也仁弘見之驚駭曰吾不得令終矣有嶺南老儒親見其事為余言之如是

○鄭都憲弘溟李判書明漢李政丞行遠同赴大科會試終場製策日考官以初場試卷一張書高等擧而示之擧子掇文當法此作乃李判書所作表卷也判書知其入格無意製策周覽儕友之文言其利病鄭都憲持席避去曰人必疑我藉賴於君不可同坐李政丞曰吾獨不爲淸客乎又避而之他判書兀然獨坐前輩之遠嫌潔已如此云元老長者言於余

○金判書時讓奉 命巡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欺拏致鄕所縛於刑板露臂將杖之忽有自外突入者以身加於鄕所臂上乃判書女婿李道長而所縛之人

郎李之叔父也判書叱之曰吾豈因一女壻而廢國法乎命羅卒推出而仍杖之判書之不顧私如此云李郎曾經判書元禎大憲元祿之父而官經翰林玉堂吏曹郎未陞緋玉而歿余先君嘗言之
○金荷潭時讓謫鍾城納北關妓放還時携來生男使屬正兵歲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屬納布何也荷潭曰北妓之不得離其本土國法也我犯法而携來又從而產子心常不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吾罪也聞者歎服
○李貳相尚毅兒時性甚輕率坐不耐久言輒妄發

父兄憂之頗有責言李公佩小鈴以自戒每聞鈴聲猛加警飭出入坐卧未嘗捨鈴今日減一分明日減一分及至中年之後以太寬緩見譏於人而渾然天成無一毫作成之態後之人或輕薄子弟者必擧二相以爲則云余先君言於家庭故余得聞之

○沈晩沙之源爲洪州牧使林判書墰爲本道方伯而林公少沈公三歲故常肩隨之及巡到洪州沈公自以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笞州吏曰汝守於我交誼雖密上下官體貌不可不嚴汝守有失笞受笞罰其後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失體貌而復怒其笞吏

則殆近蔑法故終不介懷而自此益覺已非敬執下官之禮林判書之玉成于我者實多云相公之胤青平沈可誨言於余

○晩沙沈公嘗語子弟曰吾爲弘文應教時往一僚友家案有新曆百部我取數十部入袖曰可副鄉族之求僚友心動面赤不能自定盖欲還奪則不可仍與則可惜故也吾於其時留之旣難取之又難咨且罔措至今悔愧自是以後人不與則不取汝曹以懲於吾永以爲戒可也

○鄭桐溪蘊立節於光海朝癸亥改玉首被登庸擢

直敢言士林倚之爲養出爲南原府使潤於治郡而且
有親在堂篤信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文不能撙節官
儲日空谿谷張公謂桐溪久在南原必爲不悅者所
搆言于朝中以副學内遷張谷愛人以德人多稱之
桐溪於丙子之亂以叅判扈駕于南漢及至 仁祖
下城之日以刀刺腹血流淋漓幸不犯腸得不死輿
歸嶺南結廬智異山中終身不出以 仁祖辛巳卒
○永安尉洪公柱元穆陵儀賓也嘗與諸儀賓語語
之曰人之貧富各有分限而不知其理者强聚貨終
未嘗不遭慘禍國家昇平時有一公子富甲一國寶

貝奇玩殆踰帑藏晚得妾女嫁歸庶孽子而妖惡無比能欺蔽公子盡取其好田地畝已公子之嫡產子孫未之有得及至壬辰倭亂公子滿載寶貨避兵於山谷深僻處我國無賴子以火炮邀路殺之掠取寶貨而去其妾女婿在光海朝與金尚宮等諸姬締結作惡 仁祖反正後正刑籍沒其田土今爲靖社勳臣所有公子家所得許多國家賜與之田土歸之一妾婿而終爲功臣所有公子一生勞心珍玩之蓄只爲殺身之資此豈非可哀之甚者乎丙子秋間北報甚急而國家以江都爲金城湯池盡爲宮中諸物輸

八江都余家受賜書冊服玩中珎異者亦爲預送江都其留置京第者不過尋常書畫及若干衣服而已其冬胡兵果猝至遂盡棄京家所有單身入江都及江都不守公私百物一無所全事定歸家則京家留皆得全焉孰謂置江都而盡失之置京家而能存耶人間萬事皆如此凡人之經營作爲徒費心力而已亦豈非可笑乎

○永安尉洪公賜第在安國坊素稱甲第洪公嘗謂余先君曰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吾未曾見故吾奉先祀而不造祀宇其視居第無異逆旅義昌君搆第於

西學洞而擇材甚良築基甚堅曰使後世子孫無更修之勞其後洪公子孫尚居其第義昌之第屢易其主兩公以　宣廟儀賓王子名德相侔而氣像之不同如此

○先友柳利川景紹嘗謂余曰吾年老閱世多矣嘗見士大夫爲子孫計者若以俸祿所得恩賜餘波求田問舍以遺後世者莫不安享其福蓋是天之所以與已者也安以受之以傳累世者其理宜然而貪官鬻獄欺瞞君上憑公行私害人征利者一時榮輝雖極薰灼曾未幾何身陷大戮財亦歸官已不受禍殃

在子孫其倖而得免者則子孫不能有終歸於爾不知何人吾自光海朝以後見之多矣汝於他日試觀之則必以吾言爲不誣矣到今驗之柳丈之言如合符節焉

○昏朝有名官甲乙兩人負時望寵姫欲結爲黨使人通欵甲嚴斥之乙以溫言不受聞者多甲而短乙後甲陰結行惡乙終不汚人始知甲之情態云

○余於少時聞諸長老語崔遲川相國事曰相國有欲薦之人而人或非之則輒和顔而言曰吾果心知其歉然而不能擺脫私意欲掩短發揚矣公言其非

我何敢遂非自是乎以示愧謝之色此最人所不及者云

○先君甞與澤堂李判書植同赴宰相家婚所及新郞將入洞口主人請澤堂曰令公福祿世罕其比願燃燭火澤堂正色曰婚禮燃燭自是老婢之事卿宰豈可代而爲之乎不敢聞命主人有慙色不敢請之云

○谿谷張公常語子弟曰他日汝輩爲人下官必下馬於上官家大門之外騎馬將歸而上官有追傳之言則必下馬以聽之如有傳言稟白之事則必下馬

拱手以俟盖敬官長所以敬君上也云谿谷侄子張叅議善冲親承戒語嘗言於余

○崇禎辛巳光海主在濟州卒逝之報入来逮事臣僚皆食素四日而止云

○某品某於暇日邀致儕友一隊名宰咸會而樂靜趙叅判錫胤亦赴焉盃盤浪藉某品曰族弟某爲享老兄自官備来故欲與公做一場團會耳樂靜正色曰既無赴遠餞行之事而費公物設無名之饌父兄宜禁之何爲受其享耶我不可助其尤也即起立諸公挽而留之以家釀進之樂靜強飲一盃不下著於

所陳之餅仍即歸家滿座皆不樂而罷伊時與𨓏長
老言於余
○甲子賊适之反　仁祖使延平府院君李貴往撿
江灘把守公至則守卒已潰賊渡臨津官軍敗報至
京谿谷張公時長玉堂與司諫吳䎘入對請行軍律
上知非公失誤不允谿谷與延平之子延陽時白為
同門友情若兄弟而不以私有所低仰延平戒延陽
曰失誤軍機法當誅張其之請以按律乃其職也汝
輩慎勿仇之常招使相面延陽兄弟不敢違往来如
平日云

○光海時科擧大抵不公而庚申两榜最多人言且拘於術士言久不放榜癸亥改玉勳臣請合未唱名两科更爲試取以作一榜盖私意挾雜創設無前之事也新政之初擧措苟且人心不快而蔡湖州裕後赴試居魁官至冢宰且典文衡而每自歉歎常獨語曰追思伊日赴試之事至今愧恨而顏自赤士子之惟知重科者宜以我爲戒云

○仁祖丙戌以手教罪狀世子嬪姜氏仍賜死臺諫爭之久 仁祖召臺諫面諭以不可爭之意迫令停啓李相國行遠時長栢府退却停論姜氏遂死李公

喟然歎曰龍逢比干果賢矣聞者悲之

○李相國浣爲訓鍊大將時常令幕下軍校及吏胥輩曰雖有禀議事必與人偕入勿爲獨謁盖慮幕屬有以被讒自疑者故也終公之在任軍中埋然無猜疑之心云

○李相國浣置其所乘馬於窓外朝夕芻豆必親執以飼或言公名位旣高且有圉人而親行厮役之事不瑕有傷於體面乎李公曰吾以弓馬發身常擬朝夕赴戰爲國效死一身死生專倚於馬養之無息愛而臨危責其一心成功則彼雖畜物我無愧耶言者

乃服
○李相國浣家在東部駱峰下而錦坪大君第亦在同里及李公拜大將急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隣聞者莫不深服其言
○顯廟己酉春幸溫陽之溫泉先君扈駕時余內公主之喪穀燧未更人皆来致慰而宋尤齋時烈自懷德来朝見先君而語曰為完台家福祿有公主之喪可見連姻宮禁之家為人所憂如此也
○金沙溪長生之庶弟栲死於光海朝朴應犀之獄沙溪將被緣坐之律其時國舅柳文陽夫人鄭氏為

進宮中曰長生大儒也其庚彦既非承服正刑而又
用收司之律於名儒則决非國家之福光海遂寢之
○申右相翼相乃余仲氏右相公之友也以故人之
彦推誠遇我余或聞申公處事有未盡善者盡吾所
見悉陳由中之言則申公聞知不諱無則曰無有則
曰有未嘗有有其事而不言者絶無游辭周遮之狀
方其對語之時已知其可貴而與他人言然後尤覺
其虛懷真實人不可企及也九原難作爲之累唏
○昔有一宰判吏曹也有名同其先諱者則不爲擧
擬於官爵先君翼憲公對一家人入銓地者擧此事

戒之曰銓者衡平之謂也人臣代天秉衡何敢以一己私事泥公朝可仕之人乎先輩名儒已多有非之者後進之人不可不知

○余嘗白于先考左相府君曰癸亥後搢紳之間其有以禮待廢君白　上者乎先考曰清陰金公貽書勳臣勸使厚奉光海及其夫人白江李公請于　仁祖以廣光海所居且送舊宫人以娛餘年又請嫁娶仁城君子女使有配耦此皆　上下之所厭聞而李公為之矣又曰李公嘗陳達　孝廟曰今之朋黨與古之君子為朋小人為黨者異士夫之交相猜怨者

正如妬婦之事也其後 孝廟調劑彼此厚薄者未
必不由於李公此言之先入也
○李左相慶億未入閣時與朴判書長遠及一宗班
同坐公會余亦在坐其宗班素有令名故務自韜晦
乃於坐上故發青樓鄙悖之談李公正色緘口若不忍
見不忍聞者朴公不為酬酢而和顔強笑兩公氣像
不同後進之人於何取則也記之俟尚論君子
○金将軍應河鐵原人也微少時為量田監官均田
使欲令高其田品以厚其稅将軍執不肯從曰薄田
厚稅民不能堪非但一時貽弊必将萬代斂怨吾不

忍為也均田使怒杖之而猶執前見均田使始覺悟
愧而從之鉄民至今感其德
○顯廟癸卯有畿甸量田之後畿田土薄無一等地
而 王室至親家水陸之田例免其稅故上司勒令
宮家田土陞以高等曰宮家無稅置之一等無妨矣
有楊州監官金姓者爭之曰宮家免稅不過數十年
而已未有百年仍存者此田之歸於民間須臾間耳
旣為民田之後則薄土所出不足以供優等之稅必
為無窮之弊上司不聽其言及至今日皆如其人之
言民多棄而不耕人莫不追思金將軍焉將軍之為

量田監官在　宣廟癸卯云

○李世宏士族子也爲里中執綱以規正風俗事偶杖隣居賤漢邂逅致死死者之家告官囚治時許丈積爲刑曹判書世宏卽其故人子而且其所犯出於無情故不加嚴覈死者族屬邀於路高聲詬辱聽者代忿許丈若不聞者而過之余先君聞而語之曰以令公平日性度揣之則必置重法而若不聞知者何也許丈喟然曰我無所失而受其撗逆則豈不猛治乎我旣有緩治之失一聞其言方自愧責不暇何敢掩已過而責人乎

○沈器遠謀逆伏誅後其所領軍校皆移屬具綾川
仁垕幕下而具公以某甲曾為器遠所親切不許随
衆偕謁一日武官閔墡入拜具公退立庭下曰請縛
送某甲于鞫廳車裂以循具公驚問其故閔墡曰人
臣謀逆則當誅不謀逆則平人也老爺如見某甲反
狀則當逮殺之如其不然則豈可以逆賊待之乎具
公曰微汝言吾不能覺之召某甲待之視他軍校具
公之從諫如流多類此云

○潛谷金公鄉居時隣有武人目不識丁言無倫序
而金公以其木彊不修邊幅善視之後公為忠清方

伯武人来謁金公曰從何遠来武人曰欲圖非分富貴路由於此矣金公曰噁是何言武人曰吾年迫七十而喪耦無子故今擬再娶湖中幸而得賢内助生子不絶血屬則將大福我也不幸而得悍妻又不生子則將大禍我也吾之所行實無異於犯上圖富貴者也盖武人靖社勳臣中有不念生民休戚全尚一已富貴者故為此言以諷之金公即以此言貽書于勳臣具綾城宏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交相勉勵毋為無識武夫所慨也綾城公聞而曰此吾輩之頂門一針也召見武人而亟官之具公卒于崇禎辛巳壽六十五

○晋州牧使乃慶尚右兵使營下官也樂静趙公於
仁祖朝爲晋州牧使日日乘曉問候兵使兵使憚於
接待懇請除禮則乃曰吾之所以爲此者非爲兵使
敬君命也上官雖有所教不敢聽命終不廢國舅驪
陽閔公在　孝廟時特補鏡城判官乃北兵使之管
下也候謁兵使一如樂静之爲兵使金邊請止而猶
不止兵使使其妾每日乘曉盛備酒饌待判官入坐
擧床以進閔公曰此無前之事也何可日日爲常懇
請止之則兵使曰判官不聽吾言每曉來候吾安得
曲從判官之言乎閔公不得已間日問候北土故老

至今傳說以為美談

○器遠伏誅後有一名官在人家酒所自矜已能絶跡於器遠家仍斥平日相交時止庵李叅判行進在坐乃曰器遠未敗前數十日某宰以公事往其家見君之脅肩諂笑歸言於人而今君自謂絶跡在何時乎名官憮然其後辛卯自點伏誅其名官又言已能預絶他人則不能李公曰器遠自點欺世盜名位至大臣一時文武士或以公私事孰不出入其門其不能預絶者固不無其人而君之親家兩家世所共知也此不過見識不明而非預逆謀者則只當内顧愧恧

而已遽發不實之言欲以隻手掩人耳目士大夫言
付不當如是也名官氣沮不能荅但强言曰令公醉
矣李公之酒後言快多類此兩名官終不能加害於
李公云
○李知事汝發爲御營大將也軍中施賞甚薄人以
或大慳爲言知事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激動
人於伊時不知其言之有味矣至于今日恩賞大濫
人之意望日加月增然後皆服知事先見之智也知
事登武科襲封韓興君卒于今　上癸亥年六十三
○金歸溪佐明康熙丁未遭其夫人之喪權厝於楊

州平丘村聲言其日夕後當由東大門迓賓客軍
校皆俟於東郊歸溪乘船下泊於西氷庫江渚自南
大門疾入歸溪之弟國舅清風公葉得迎哭於南大
門外蓮池邊他無一人出迎者盖歸溪方以兵曹判
書兼守禦使且其胤錫胄以新進名士有能文名頗
交者多慮其賓客雜沓以致人權重之疑也金公當
日舉措雖似權道而末世處此地之人自不得不如
是也

○仁祖朝許玟積爲全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
營白事許玟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巡使不

從吾言其能更遷他爵乎許文曰爵之遷不遷非汝所敢言命羅卒反接以大杖杖殺之棄尸門外趙後宮聞之申飭家人曰 主上若聞差奴藉吾勢致死則譴責必及於吾汝輩愼勿以此事出口其時趙氏寵冠後宮而其畏 上如此於此可見 聖祖御家之嚴也

○李相國浣於 顯宗祖爲兵曹判書固辭不拜方其未遞之前有一所親武弁乘昏踵門欲入拜李公曰我雖以不拜此任牢定于心而兵判之號尚在身上武弁之出入兵判之家雖曰常事自有白晝接客

時令若與君挑燈夜話則不但於君不好又必促我之禍從今以後愼毋以晨昏来去聞者莫不敬服

○我姑夫判書尹公言嘗　與趙龍洲絅接隣以居時龍洲丁父憂其哭泣之哀執禮之節實有人所不堪人所不及者使世之已經草土者視此則其不自愧者必鮮矣

○李判書慶徽與金判書佐明嘗會於公廳語及鞫獄事李公曰我國鞫獄規例特嚴不無寃死者若改而變之則日後所活奚但王賀之萬人也金公曰何以言之李公曰善文者平居無事之時結撰疏草數

日思索屢易草藁而猶不能盡意況於罪人急遽獄
辭乎方其就鞫之時心魂喪亂神識皆迷而促令納
供急於星火換稱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矣而取其
恇怯中迷亂之供指為違端而啓請刑訊既施刑訊
之後則雖有追陳暴寃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
敢開口必準三十杖而止而謂以與前供無加減又
請刑訊一次二次至于屢十次而猶然故一人鞫獄
無得生出者按獄之人非不知其弊拘於獄體因循
不改彼有罪者固無惜若是鴻罹者則其寃何如自
今定法有元惡大憝一見而卽知其為正犯者如有

追陳之語則収録其語而刑訊時雖非承欵之語有
所陳之語則又収録之並皆啓達使言出於罪人之
口者一無所遺以聞於　上則聖鑑所照必燭情罪
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矜之典矣金公曰我先考
文貞公亦嘗有是言矣李公卒後余先考左議政府
君追聞是言曰李君美此一言亦足為賢宰相而天
奪之速未及大拜可恨君美李公之字也
（一）宗室綾山君名僖與余同為摠管入直闕中綾山
於　仁祖外從具綾川仁垕為至親能知其時事為
余言　仁祖丁丑還都後金領相瑬獨子慶徵以江

都失守賜死　仁祖憂金公或過於隱痛頻招具綾
川密問金公無不平意耶賜與比前倍蓰盖臺臣請
慶徵失守之罪　仁祖以元勳獨子不忍置法不許
久而始允之其令具公探知者　聖心不安於行法
而金公釋權謝客誠得自處之道若以此時仍據兵
權武士盈門則畢竟亦有不可知者云
○錦林君愷亂徃謁同宗坡興君而坡興適與數三
宗室飮酒坡興以大杯賜錦林酒曰聞汝巨量久矣
試飮之錦林執盃不卽飮坡興發怒曰汝以庶孼何
敢違適族之言乎命奴推背黜之錦林曰得罪嫡族

何敢歸家席藁其門外三日俯伏坡興觧怒招見然後始乃退去諸宗至今傳為美事余及見錦林襟懔磊落宇量寛弘且年迫八十位至一品而謙恭卑遜無異少時又聞光海朝親行大祭于 宗廟羣臣行飲福宴錦林酒後痛哭曰李爾瞻濁亂國家 宗社阽危吾安得不哭見者頸縮有老宗班言於余飲福宴癸亥後不得行云

○近来京外儒士於大小科率不免苟且之事間有厚招疑謗者而獨金公壽增以清陰相國之孫首相壽興壽恒兩公之兄其讀書著工尤非凡儒之比而

當其赴擧只任考官取舍一不爲時俗區區故終不
得題名紅紙上安分居閑惟以文史書畫自遣世人
服其清高卒於今 上辛巳三月壽七十八爵至工
曹叅判兼副揔管其所書篆隷遍及公私金石刻

○嘗聞故老之言金慕齋退居驪州也其弟思齋正
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就謁焉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
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源也思齋曰兩家各有
婦女偏塞之人安得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
弟来兄欲見弟則兄来此終始不替之道也

○一政丞乃康派宗室之後孫也宗室外家本出官

籍政丞歷踐内外之職見供役官妓未嘗以賤號呼之有罪則諭以事理責而罷之亦未嘗以賤踏之言加之有一元老擧此謂余曰此長老之風後可為師云

○倭譯金謹行以富名而衣粗布戴破笠圈子亦赤銅塗金者金帶以牛角映黃為之佩刀以木為柄人問其故則曰物之附者若或華美貴遊子弟皆欲取之不與則失其歡心與之則無以遍及奢之得禍多由於如此等事其識見之透如此

○尹元衡 文定大妃之兄也方其當國也 大妃

以其妾蘭貞封爲夫人蘭貞旣以正室自處人亦畏
禍不敢言獨其同胞兄鄭淡者預知其必爲禍祟引
而自踈未嘗有干請往来事且於所居門内築墻繞
曲如羊膓狀使不容屋轎出入故蘭貞亦不得往見
雖不顯加拒絶而其所以絶之者深矣及元衡敗蘭
貞死而淡無小連累焉淡自號曰勿齋能文章達古
今深解易理而畢遯自將人以此尤賢之淡武臣清
溪君允謙之庶子而贅成宗榮之庶叔也鄭氏老人爲
余道其事

○柳副元帥斐然庶女爲金自點妾自點禍敗後常

言自點子孫之婦若女衣服居處必效孝明翁主爲
人臣女而欲效王女何得不致敗乎翁主自點孫世
龍妻也
○宣祖朝李相國陽元爲平安方伯當出巡謂其夫
人曰此地鍊光亭景致絶勝宜與庶尹內室一往見
之而既到名亭則妓樂不可無又謂其妾曰汝亦陪
往相公畢巡還營聞夫人與庶尹之內同會而妾獨
稱病不往心疑之詰問于家人審知妾於是日自擇
善琴歌之妓獨誤於別所相公即召而責之曰汝之
不往必慊於衆會中爲夫人侍者而屈禮於庶尹內

室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別做一會也長此不已必亂吾家即放黜其家完南李相國厚源論此事曰李公作相已徵於此一着云

○柳之萬武臣琳之妾子而其時元勳沈器遠之妾女婿也丁丑後隨　世子質于瀋陽行中所持之衾或錦而此外十餘件亦皆紬段輕暖者視日寒煥隨意加減又嬿溺缸寒冷造以猪皮着恭暎人　孝廟在質館見其爲而歎曰吾以王子之貴居處服用不及一賤孽今日乃知武帥之貴也之萬聞而猶不知懼後以咀呪遣家褒繫獄而事涉暗昧或有伸之者

而終不得免死蓋 仁祖習聞其奢豪縱恣而不善之故亦疑其所坐之不寃而至此云

○金禮奉慶平君第奴也能馴馬販之以殖利崇禎丙子冬間賣一馬於全昌尉柳公廷亮第得重價未及旬日有邊報禮奉還其價請其馬曰吾主將避亂而騎闕將以此馬奉之價雖重不願也柳公以其識奴主分義亟與之禮奉果以其馬奉慶平牽轡先後終能免于難以歸其時論者皆許其忠而尤稱柳公為成人之美慶平 宣廟朝王子卒于 顯廟癸丑壽七十四禮奉以其勞後登武科云

○尹厚吉賤隷也甞為憲府所由被罪見黜後為政府傔從甞於暑月露其雙脚瘢痕糾結骨碎復續余時幼少細詰其由厚吉方為所由憲府官使捕一罪人其罪人賂而白金三十兩吾見利生慾遂與俱逃意謂雖失後得此可以溫飽終年及憲府官窮搜不已終至被捕嚴加訊治瘡甚殆死數月始甦其三十金盡為醫藥治療之費病愈而家徒四壁矣終無毫末之利而所得者只是酷刑而已因指其杖痕曰人之設心一失其正則求利得害至於如此奚但隷人哉士大夫亦然其悔悟之言亦深切矣

○趙莫同賤隷也食於官終其身嘗言少爲五部使令部官監治道路渠必從焉責辦酒食於傍近居人隨意醉飽而留置其餘而俟日晚官負飢乏之際奉以進曰適備小饌敢爲一嘗之資云爾則官負無不大喜而盡喫焉自後則渠雖有縱恣不法部官無敢有責其不食者數十年菫見一二且曰居官必先自律已然後撿下彼誠氷玉也則吾輩安敢作挐民間乎其分我酒食者皆是曲逕得官者云

○京中倉防有巫女其所憑之神空中作語了了可聽巫因之而亂人父子兄弟夫婦奴主間者不可勝

言一日有一蒼頭牵駿馬来曰某坊貴公子系有急病故為祈禳来請耳巫不致疑慮即乗而去一去不返人多恠之數日後傳語巫被剌棄尸於南郭外大峴溝壑中盖讎家之為也後其鬼移憑於他人人問伊時何不預言防禍耶鬼曰遭禍之家皆見忌於造物者也我能知其禍至之時故教巫乗其時以禍福驚動之索取貨財而巫之一念長在害人求利故獲罪於天而終不得免天之降罰鬼何得以救焉云時康熙壬子年間也

(一)息庵金相國以庚申保　社元勳封清城府院君

康熙甲子九月二十日卒後有神依憑于平安道武人某甲自稱相國之靈空中有聲能言平生事跡及所著篇章字字不錯相國家人聞之馱致武人于京師館置門外奴僕家而其所指揮無非亂其家者論定葬山則以水湧如井之地為吉評品親舊則以救過正非者為惡而俾絶之雝家細作指為善人而使厚遇之術士迂恠之類稱以信人而使聽其言所言皆是禍其家者使其靈果是相國之靈則為之敗亂其家者何若是甚耶舉家不悟而終有己巳絶嗣之禍悲夫曾聞故老所傳則　世祖朝勲臣之家亦有

自稱其先靈而降之者以禍其家時人謂必是雛家之人死而為神假托作今者相國家所降之神無亦庚申雛家人之神耶獨相國婿婿趙温陽顯期知為禍患憂歎不已同時龍仁縣有降神于女巫家自謂白沙李相國之神憑空作語且言遺集詩句一如息庵公家事而白沙後孫知其誕而不為迎致盖懲創他家已然之事也

○兵曹吏金俊在光海朝已供吏役者也年老後常言吾於癸亥後見勳臣會話之時自勳府設饌備酒而酒量一壺及其會罷酒無所减盖勳宰諸公皆不

能飲酒纔近口輒還其杯故也宰相如此國安得不
太平乎人謂峻為知言
○崇禎年間我國使臣入中朝舊識有微官棄官歸
鄉者来見使臣于寓舘使臣問曰君何棄官而歸乎
其人曰養漢的乗轎入城門而無人敺之者是紀綱
已壞也安有紀綱已壞而其國能存者乎是以退歸
爾養漢的賤娼俗稱之號也
○天啓壬戌夏李爾瞻衙罷歸家路逢一盲人衣冠
盡破血流被面呼泣而去爾瞻使之前問其故盲曰
公之諸胤招我問公前頭休咎我對以癸亥三月必

凶諸胤怒之困我至此矣爾瞎使從人領護盲人随至其家遜辭慰謝厚加贈遺大責諸子曰吾榮溢罪極自知難免豈待盲卜之言也汝輩有問盲以實對有何可罪而鞭捶流血至使行路駭愕吾為汝輩之父此尤當死不怡者累日云老盲尹命親聞其事後言於余

○尹判書毅立尊侄有為逆适心腹者同逆适伏法之後 仁祖大王以毅立平日行身察其心事不用收司之律官爵如故府使沈器周以元勳器遠之弟終不與於擧儀之時 仁祖素知其行及器遠謀逆

訖鞫之後又無一毫連累之端　仁祖尤甚嘉之器
遠族屬緣坐之流皆定配絶島而獨於器周之子特
命定配於陸地盖聖人勸善之意自存於懲惡之中
也器周未發配而疽發背以死
○有金由渭者以醫為名而出入卿宰之家以致富
厚人言善事拔身者必舉由渭後忽絶迹於權貴之
門家居治産以自衣食人問其故由渭曰宰相能以
私意與人富貴者終必受禍受禍之後曾饗其利者
未有不與同其禍者雖或倖而得免而收其尸恤其
家辛苦萬端前日所得不能保今日所失而宰相之

其能奉公守法不以富貴私人者我雖區區奔走而彼亦不我私厚也使門庭終歸徒勞吾見多矣不如守吾分安吾身以待天命人謂善補過者

○掌苑別提李㓜漪業相地者也甞言於人曰親與妾孰重聞者不能觧聽㓜漪曰士大夫買妾費累百金買家又不惜屢百金而至於葬親之地必白奪而用之造墓舍必白得而搆成之以吾觀之所重在於妾而不在於親也㓜漪必有目覩心非者爲此言而其妾侮士夫語不擇發如此

○近有書吏老退者言於所親士人曰士大夫高談

大語以爲吾不畏死者皆非誠實之言也士曰何爲以言之老吏曰朝著屢易一退一進彼入此出誅戮隨之而當其換局之初莫不曰今日之事爲國家也設有不幸不過一死吾何畏焉及其敗也鮮有不區區求良於仇敵之家以冀晷刻之緩其心誠出於爲國家而不顧一己利害則當付之蒼蒼以待造物者處分死而無悔可也今旣不然有畏死避禍之心則不當參涉以取誅戮願措大他日立朝當酌量輕重而處之勿爲有悔焉吾以下吏供役於彼此士大家旣聽其高談又覩其乞良故爲措大言之云

○有泮宮老婢言於人曰孰謂皇天愛人以吾觀之皆虛語耳人曰汝何慢天獨不畏震死乎老婢曰近年朝著四變而當局得時者既享其富貴繁華又有子弟聯登科甲其心以為天之所以福我者若是其厚也侈肆益加謹慎漸衰終未有不遭禍厄者仁愛之天胡不屢降灾異以玉成其人而乃厚其驕心而降之罰也理不可測吾以是不能無憾乎天云

○舊時供役掖庭年近百歲者嘗謂人曰貴近之家締結宦官宮妾以求福而反受其禍者多盖宦官宮妾易喜易怒有德於己則貪戀不能忘遺饋既數稱

讋無節 聖心默察已多致疑傍人伺釁搆禍兆已成
而彼乃責報無窮盡副其意則事多不易不副其意
則前功盡棄終至為破家亡身之祟覆轍相尋前後
非一結連宮禁之家置宦官宮妾於無怨無德不親
不疎之間淡然自持切不交通則雖或無利於前終
亦無禍於後而多散財帛務為鞏固之計者其敗尤
速結連宮禁之家尚且不可保况非結緣之家乎老
漢閱歷事多宜為人戒故告之云
○蔡廷獜庶派文官也善文而能小心故宰相嘉之
薦為狼川縣監値凶歉之年其嫡族之窮居鄉曲親

行負戴者絡繹官門乞貸徵責迋犇不示厭苦之色盡心接待以至官庫板蕩罷官受責而乃曰無官猶可生而與嫡族不和則何以立於世以此失官吾無所悔人以是多之

○吾堂叔相國嘗使石工李敬立供祠宇之役相國捐館後子弟念敬立舊勞遺厚價使造衛墓石物而兩石人兩石柱制樣不同不得已招石工李命石改琢之觀瞻頓變又厚酬其直於命石石工白天民乃官工之年老者也聚會百餘石工重笞命石續徵錢布余聞而駭之招天民責之曰命石之改琢承奉宰

相家命令也汝何敢罰之天民曰當改琢之日命石宜與敬立改琢告之而掩其短而不此之為獨眩已能今吾輩之罪命石不但不能為維持自中辱風亦欲愧士夫之彰人短而眩已能者也余無以為語譬以遣之

○人雖愚賤亦有自然覺悟其非者京娼二麗性輕妄浮賤而以能歌名於世每為京中富兒及貴遊家所邀常言曰凡為娼妓者初雖衣食粗豊而後必貧窶丐乞非特色衰見棄而然也其心術不正自當致是耳人問其故曰為娼者必使人舍其家室之好而

後已得其利故每逢少年輒百般献媚以迎其意使
之沉惑喪性破家失業而後已其夫婦父子之間不
得其道者皆由於我其害於人如是則已亦安得善
○孝廟癸巳年間一公子家奴號姜馬直者家有患
漏瘡之人以醫言釀酒洗瘡而惜其空棄欺賣取直
隣有老嫗知之曰天若有知必有其殃未久馬直之
妻果為暴雷震死此在余家同里故余知之最詳
○沈器遠之謀逆也欲先除　上所倚信將相然後
舉事擬以某日開宴邀致諸宰待其酒酣亂斫而殺
之有知其謀者前數日上變器遠及黨與並伏誅自

是以後士夫家非子孫登科及爲父母獻壽爲先世
迎諡則不敢開宴將相亦不得赴無名之宴而李政
丞浣尤持此戒至老不變云
○有一政院老吏言於人曰宰臣某甞任館閣以庭
試試官爲所親不文者圖科密使政院吏置卷於巳
所科次之中盡黙他文之可取者故取童子所製不
成文理者六七篇雜進於命官而指其所親者之文
曰此篇稍優可衍置高等命官不得違而所親者終
至条榜坼名之後心肝盡露聞者謂科場行私中人
巳下之所不免而至於爲一人圖科盡斥老儒善作

之文使許多儒士飲恨而沒此而無殃是無天道也
其宰後果不免刑戮人始知天道之昭昭云
○徐後行內侍中勤幹善董役每當承命營造王子
女家舍也只務速成等礎不堅曰富貴無常忽如傳
舍長安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幾何屋未頹而主易不
肰則沒入官撤移改搆何必為無益之勞也人以作
事不誠咎之其言後當驗
○仁祖朝某甲在臺閣彈駁某宰以不法事後某甲
之孫登文科有時望時某宰之孫入東銓一不擬職
僚員或擧名則輒示怒色曰此吾家世讐吾不忍檢

舉朴臺官啓榮於丁丑下城後見淸陰金相國歸鄕不仕以不趧之目彈論之後淸陰之孫金相國壽興長地部朴臺之子判書信圭爲郎官意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金公曰於私義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讎廢朝家揀用之人乎勸之行仕因與同事時元老諸公皆以金公此事爲得體云此段當入於李相國陽元黜妾條下

東平公私聞見錄卷之三

○癸亥正月庶孼善文人李再榮之老婢夢再榮先祖杖再榮而數曰汝每於大小科輒為人代述假使叅榜者皆善能以直道報國而續其罪汝猶有罪況藉汝而登科立朝者非奸則邪無一人持善心其害於國實多汝安得無惡報天將降罰期限已迫老婢夢覺告再榮再榮曰吾夢亦然始迷不知我固當死流涕不已是年三月 仁祖反正鞫問再榮前後科場用奸事斃於杖下其夢果驗宋叅奉德基必嘗往來再榮家學儷文故詳知其事言於後人

○崇禎癸未冬沈器遠釀酒數瓮擬供新歲之用將熟盡成赤血器遠見之以為祥瑞而喜之甲申三月謀逆伏誅家遂敗亡器遠舊時傔從目覩其事而言之

○慶尚道星州地有一大墳俗呼李崇墓相傳天旱斲其墳則雨自古及今斲之不止其塚遂穿而有黃色珠纓在其内乃蜜羅珠也斲之者分而去未久皆染疾幾盡死亡獨一二人得生乃大懼聚而還納之封其塚後不復斲

○姜月塘碩期 昭顯世子配姜氏之考也以 仁

祖癸未卒卒之翌年其家將搆祠宇於家後山下卽
駱峯西麓也斲崖治山之際得一物如斗大形似盛
水皮囊以刀刺之終不入盖以柔韌攣縮不受刀也
乃令健奴以索約其腰使其兩頭膨脹堅實肰後以
巨斤斫之始飮刃而破赤血迸出突流庭中人皆知
其不祥兆翌年乙酉　昭顯卒又翌年姜氏賜藥以
終母申氏及兄弟皆戮死木工龍福者掌祠宇役目
覩而言之

○仁祖壬申　仁穆金大妃昇遐時光海在喬桐圍
籬中　仁祖大王敎曰光海不識母子之倫以至於

此其居喪節文一遵禮制使知有嫡毋之尊官供三年膳羞皆用素饌云

○宗室駙馬每月朔望問安于 慈殿大殿中殿世子宮嬪宮而宮門始開齊會闕中此國朝古禮也一日問安稍晏 仁祖下教曰安有如此無禮問安乎勿令啓達諸宗臣惶恐而退今則或有日晌午始得啓達之時矣時丙子夏也

○曾見古寺壁上有國忌板而 仁祖廟號書以烈祖余疑其誤書質諸長老則曰己丑國恤以烈祖議論上諡號旋以與南唐烈祖相同故改而今諡 宣

祖廟號初以宗字議定而未幾改上祖字此等事雖

在國乘而人多不知云

○元宗大王在　宣廟朝以王子在定原邸聘具氏

是爲　仁獻王后也　仁獻以綉褥賜　仁烈王后

仁烈襲而藏之至光海朝綾昌横罹逆獄　仁獻

圖其生萬方乞哀柳希奮之妾其妾曰與我綉褥當

活君之愛子　仁烈卽以所藏綉褥遺之而綾昌終

不得免焉柳之不免大辟由於綉褥云有柳家老婦

女目覩其事言於人

○孝廟丁酉冬命爲　仁祖内外子孫者畢會于萬

壽殿朝于　莊烈趙大妃　孝廟率諸公子序坐于
東　仁宣王后率諸夫人序坐于西各有賜物臣亦
與焉
○余丁酉冬行醮禮八關上謁　孝廟命往拜綾川
府院君具仁垕全昌尉柳廷亮及貞正翁主盖綾川
仁獻王后之侄子全昌尉　宣祖朝儀賓而其内
貞徽翁主下世已久貞正　宣祖女而故晋安尉柳
頔之内也
○孝廟朝尹昌亨爲内乘而素稱知馬黙馬于牧場
上下教曰如見可堪御乘者必捉来及往身彌島

有三馬逈異凡馬一見卽知其爲龍種而超越崖壁如履平地昌亨廣布其穽期於必捉一馬傷於追逐未捉而死一馬被捉不食四五日而死只一馬入京上覽之果是神馬命圉人別養日漸調訓行過石橋人不聞其蹄聲未數月亦死

○孝廟賜諸駙馬第於仁王山下卽仁慶宮舊基也沈靑平鄭寅平及余第在馬第後山下巖間有椒井

辛丑年閏七月　顯廟以浴泉戒羣僚車駕親臨諸第命諸宗室駙馬射的投壺使不中者拜中者崇善樂善兩王子及益平靑平寅平臣載崙犛坪四子皆

與侍諸主列拜進壽承懽怡愉者凡三日榮曜極矣
距今未三十年 顯廟上賓諸人零落殆盡而諸第
並移他所昔日繁華顯榮之地鞠爲茂草悲夫
○國恤時王子王女家進香于 殯殿至如先朝公
主翁主雖已去世駙馬生存則亦不敢不行至己亥
孝廟大喪時猶然矣自癸丑 寧陵遷陵時有旨
公翁主已亡之家則不行自此遂成式例甲寅 仁
宣王后 顯宗大王庚申 仁敬王后戊辰 莊烈
王后辛巳 仁顯王后五國喪時皆不行焉而癸亥
明聖王后國哀則以遺教並停中外進香

○王子女家例於每曉以問安書札呈于闕中　顯
宗辛亥年間淑明公主䓁奴奉書函詣闕之際有一
婢持封書立路邊曰吾主昨受恩書當進謝狀而門
卒却不納願同納一函而進之奴信之不疑開函受
之納于　仁宣張大妃殿乃匿名書也所言多妖誕
上命詰問付書者誰某奴迷不能省受重杖殆死
主家惶恐累月物色得探實狀乃一内戚家婦女之
為也蓋於此時有富家女被捉為宮女圖出萬方卿
宰臺諫迭上疏劄泛以放出良女之入宮者為言而
其實為富家女也　上皆不從其婦人謂其女之父

毋曰與我幾金當為汝行詐以出之金旣入詐不得
遂某家還索之甚急故為此詐以冀萬一之幸也主
家白其狀 大妃命勿聞於 大殿盖不欲以微事
起大獄也是時中外又安時稱小康而主以 大妃
親女處地無嫌碍宮中又無嫡庶猜疑之端故主家
得無事使在他日禍豈有旣哉末世處宗戚之位者
宜以此為戒随事省察也
○今 上卽祚後翰林崔錫萬入侍 上下教曰翰
林之名與 顯宗大王小字音相同其改之錫萬改
以錫鼎

○太祖開國追尊 穆翼度桓四祖而四祖陵寢皆
在咸鏡道距京城千有餘里道塗踔遠山川隔塞
列聖之不能展拜勢固然矣 太祖以下陵寢則皆
在畿甸一二日程而 祖宗朝亦未能遍詣至我
聖上始得歷謁諸陵詣健元陵謁 太祖詣顯陵謁
文宗及 顯德后詣穆陵謁 宣祖及 懿仁仁
穆兩后詣徽陵謁 莊烈后詣崇陵謁 顯宗及
明聖后以上諸陵皆在楊州儉巖山而前後展謁非
一二次不能記其年月癸酉八月詣齊陵謁 神懿
后詣厚陵謁 定宗及 定安后陵俱在豊德府路

由松都設科取文武士辛未二月詣貞陵謁 神德
后陵在楊州沙阿里甲戌二月詣獻陵謁 太宗及
元敬后陵在廣州西大母山戊辰二月詣英陵謁
世宗及 昭憲后 詣寧陵謁 孝宗及 仁宣后
陵俱在驪州西北城山下壬申三月詣光陵謁 世
祖及 仁熹后陵在楊州東注葉山直洞己卯八月
詣思陵謁 定順后陵在楊州郡塲里辛酉九月詣
敬陵謁 德宗及 昭惠后陵在高陽東峰峴丙子
八月詣昌陵謁 睿宗及 安順后陵在高陽東距
敬陵隔一崗 仁敬后翼陵在敬陵傍順懷世子墓

亦在翼陵傍俱臨拜之甲戌八月詣恭陵謁　章順
后幸順陵謁　恭惠后陵在坡州南普施洞壬申八
月詣宣陵謁　成宗及　貞顯后詣靖陵謁　中宗
陵在廣州西學堂洞乙亥二月幸禧陵謁　章敬后
幸孝陵謁　仁宗及　仁聖后陵俱在高陽南昭顯
世子墓在其傍亦拜之丁卯秋詣恭陵謁　文定后
詣康陵謁　明宗及　仁聖后陵在楊州南辛未九
月詣章陵謁　元宗及　仁獻后陵在金浦郡丁卯
十月詣長陵謁　仁祖及　仁烈后陵在坡州盖人
有陳疏請遷長陵者而甲乙爭論未得歸一故　上

親臨以審之癸未秋臨明陵乃　仁顯后陵也二十
餘年間遍臨畿內二十七陵前所未有之盛事也余
自先朝行幸之時每忝陪從逮至　當宁未嘗不與
於侍衛之列而凡諸　宗廟社稷山川國陵享祀之
所盡得攝事足不無到蓋自壬寅始而到今四十八
年余年六十一矣微誠雖伸鬢髮亦盡白嗚呼
今上丁卯五月十六日明安公主病卒于中部鄕校
洞賜第年二十三其翌日　上親臨撫尸慟哭率百
官舉哀于主家庭中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亦來會
助哀明安　顯宗大王之女也今　上之妹海昌尉

吳泰周内也
○今上丙子五月十九日　王世子行醮禮迎嬪沈氏二十一日即嬪生辰也似有問　安之禮而　孝顯兩朝舊例人無記得者取考銀臺要覽則有曰三月初六日嬪宮誕日本院只於嬪宮以箪子問安而不書臣字云銀臺要覽乃　仁祖朝政院所錄之書所謂嬪宮即　昭顯世子嬪也得此之後政院弘文館侍講院翊衛司宗親府儀賓府並遵此例書入箪子而宗親儀賓則只於朔望問安
○我國用人之道專靠科第故　祖宗朝試取之際

極其愼重擧子四祖或有釁咎者皆不許赴公私賤
贖良之法亦嚴故賤人之爲良者甚罕上下等級自爾
截然矣丙子亂　仁祖在圍城中不惜厚賞以激人
心下令曰能獲賊者賤者爲良良者賜科自此後連
有自願出戰之人頗有所獲此蓋一時救急之策不
得不已而今則微勞細事皆蒙重賞至於　上候未
寧之際各司下人以其身役數日待候則自謂莫大
之功自誇鋪張乞得贖良至再至三必得所望而後
已而纔免賤籍者無不登科蓋所謂中日試射與都
會官取才廣州江華別取才之科率以七八兩銀子

占得僞錄取科第如摘頷髭雖於京中試科差備官輩亦以貨賂多少定其立落紀綱大壞名器日亂前頭國家或有變亂將何以激勸聳動乎念之寒心非分之望日加日深圖科者甚多今則一科之直白金十五兩云

○尚瑞院有古時馬牌五軸其三則洪武二十三年所來者乃高麗恭讓王朝而二則萬曆二十七年所來也俱以黃色絲織造而以黑絲織字號之上安制誥之寶而洪武軸所印頗大於萬曆軸所印者也洪武軸末端別印小圖書半邊織字曰特此符驗方許

應付馬匹萬暦軸末端則不用小圖書又安御寳半邊兩字想所以彼此勘合以防奸僞如古者符符之爲而一用圖書一用御寳則不知其何以不同也盖洪武二十三年乃庚午年也距今二百九十六年而萬暦二十七年亦近百歲矣其織字曰皇帝聖旨差人貟經過驛分特此符驗方許應付馬匹如無此符擅便給驛而驛官吏不行執法循情應付者俱合治以重罪宜令準此云其下織錦横軸繡以馬形而具鞍别行書洪武二十三年月日而年號外細書通字六十七號三軸皆然而一則通字七十號萬暦軸亦

然而一書達字十三號一書達字十六號而所畫馬則各兩匹矣

○有一武官爲巡廳監軍方在直所其儕流有來見者話間有不遜語發聲詬辱之巡將報兵曹入啓罷職武人怒之俟其再職宰無賴輩數三人持杖毆擊之巡將監軍孤胤竄伏僅免死焉大臣白于　上囚治之而終不能正其罪南政丞九萬慨然歎曰監軍守禦闢掌徼邏其任至重而彼乃闌入官府恣意毆擊從今以後不數十年而廟堂諸宰必有被毆之患其後二十餘日有張燦娼妾作變之事

○張燦富驛也嘗坐事謫金海與邑婢順梅交歡未幾放歸而其婢亦以醫女上京燦妻酷妬順梅不勝怨忿收聚同伴四十餘人直往燦家曳出燦妻恣意毆擊歷數其罪因並及燦捽鬍而爬其頰且打破其家事之類使國家稍有紀綱彼為外婦者何敢辱其主母若是此雖閭閻微細之事亦下凌上替之徵也聞者憂歎燦家逢變今　上甲子正月初三日也

○余堂叔相國之胤鄭判書載禧之為鐵原府使也有京居武人李永善藉公事作拏於村民公囚治之及適歸永善挾大劒直造相國門前擧名而詬曰某

乎某也非爾之子歟吾嘗受困於汝子吾何捨汝欲
突入作變僕隷頂門死拒僅免其害自秋書捉囚杖
斃之不能正其法聞者慨然今 上戊午夏也
○有嶺南一屯將前後抵人之書多以列錄人名之
紙褁之視其所書則曰某甲租幾斗某乙豆幾斗某
丙盐幾斗某丁魚幾尾如是者數百人後其屯將入
都人問其所錄何用云爾則答曰京衙門下送差人
于統營及兵水營而其所賫綿布唐帽子唐布等物
勘定價直布一端租幾石豆幾石帽一頂盐幾斗魚
幾尾各有所限使不得低仰故各營不敢違行下于

所部屯將分給民人徵納其價少或遲延則京衙門責各營各營責屯將屯將責民間文書往復不勝紛紜而屯將之受梶民生之被害罔有記極生民之受害如此而差人坐分其利綺紈粱肉充溢棄餘而又且虛冒功勞鋪張上聞頂玉腰金者踵相接而至有除得守令邊將者人何以堪之乎人聞是語然後始知富譯及市井子弟托名軍門所以鮮美衣食交結士夫者皆民生之膏血也今 上壬戌文官鄭維憣疏陳此弊請禁之而廟堂不為採施

○朝著屢換人心隨變有四五儒生數三文官見朝

家以賓師待宋相國時烈出入其門下盛稱其文章
道德以為程朱更生敬之若父祖甲寅後見相國為
時論所擠則往往時宰之家以為吾則知其不是處
久矣至庚申見相國還自謫所禮遇如舊則迎拜於
江邊以為我師大老尤齋先生顏皃勝昔至已巳見
時宰欲殺相國則於時儒衆會之中以為公論不待
百年而發至甲戌見相國復官賜祭多士請建書院
則往時人家為言相國已巳遭禍之事泣涕漣漣作
咽不成聲之狀有一憲府老吏嗜酒性狂者見其前
後反覆以袖拭其眼曰公且止泣復勿 辱其人大

慚不能舉眼云

○睦及第来善已巳後久在相位武弁之出入門下者不可勝數有一武官乃士夫家子也特被眷待視如子孫仰若父祖人無不知者至甲戌朝著換局武官恐以睦家門客不得仍居舊職日往新相第於賓客多會之處大言曰睦某未有一事可生之道假使新相老爺欲其生亦不可得也吾則知其必敗故足絶其門有年矣其後數日新相第坐客一人以為舊職往別及第謫行於郭外村舍則武官方在側執鄙事治行具如子弟見其人知是伊日新相第客面色如

土舉止惶忙遊辭周遮之狀令人大噱有政府傔從見而笑之曰曾於某相第見如此人今又見之不知前頭幾度更見云

○宋庚戌者京城賤隷也曾隨西人士夫供役受直以糊口今 上庚午年僅廿許戲書士夫姓名於小紙若政草之狀而多以廢痼士夫書之於好官有數三武夫見而告之時宰疑其有指揮者囚庚戌於金吾日以嚴刑訊之有一業醫者親切於南人卿宰之主張其獄者問曰毋論彼此豈爲名有士夫而與庚戌謀不軌預書官爵者乎南宰曰事雖無實私書政草

其罪可戮業醫者曰異時使公輩下人戲書公輩之名如今庚戌之爲而使西人治之又如今日公輩治庚戌之爲必欲以公輩歸之反逆之科則公輩能無不相恕之歎乎每當朝著翻覆以仇讎治仇讎必效前人所爲務快一時何爲此後人效尤之資耶南宰面頸發赤云

○趙監司世煥與人論歷代人臣死節之事趙公曰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而終不能成就一箇是者只在於不忍片時痛耳人皆曰新朝之待我如我太宗之待吉冶隱則可以前朝遺民逍遥林下此殊

不知事理者也　太宗之在潛邸熟知冶隱之秉心操行無一毫苟且非理之事故至其開國之後前朝舊人多不得全節而獨於冶隱崇奬寬假俾遂其素志者蓋以平日習知其心事迫之則彼必自决而國家有不容義士之名留之則彼得自靖而國家亦得培養忠義之效故也此豈蒼卒間慷慨殺身者之所能乎其言極有所見

○崇陵癸卯年間余在城西賜第一日獨坐外廊有一老姥亘八泣訴曰有子爲馬兵犯法當死願於私覿之時陳達貸死余聞而駭之急令逐去其後獄上

上以情有可恕特宥其命其姥意謂以余陳達故有恩旨每於余行過時輒攢手祝謝余使人開諭其不然而終不解惑余之本情無以自暴盖於其時余輩頻被私覿故老姥妄意有奏語也思之至今驚怖未定

○古人有有錢可使鬼神之言以今觀之信不虛也東西兩銓及軍門大將之以不叶輿情者除官得受賂之謗者未必自受賄賂一家尊屬及子侄與當朝卿宰受人賂物游辭浮譽以欺之或以形勢壓脅使不得不從近者閭巷間有劉婆家積萬金締結前後名官宰相及將兵者之妾妻婦女作為心腹探知宰相家所

信所畏者以至於奥密之處歷歷詳知隨其蹊徑而賂之操縱伸縮皆知其志事無不成常謂人曰有賂而不得官是由不善用賂也其無才能可知雖幸得官將焉用彼哉其視朝廷如儕友之家云時今 上乙亥也

○孝廟己亥春有一紫色牝狗甚馴見人輒攝押不驚噬且不食魚肉好事者懸桂其頸書之曰大菩薩呧俗翕然崇信爭施衣錦繁覆累然而皆白色盖以釋教尚素也士夫家至鋪重席迎供婦女親設餙羹舉案齊眉以跪進之犬喫訖起去則攢手祝留既出街巷則隨而後之者無慮數百人喧聒擾噪周道壅咽

犬苦而避之或入人家則其家謂吾薩降福必獲大
福闔門相賀有一老翁言妖犬之入家自必為喪兆是
夏 孝廟上賓其言果驗後有一士人故牽牡狗使
嬲於衆人並觀之時尊敬者始衰
○趙監司世煥為甲山府使時邑有燔瓦之役監燔者
乞暇求官於京城倅曰汝是塞外白徒何從做官傍
有一人曰北人持細布幾疋貂皮幾領人蔘幾斤入
京求官則無不得者彼之所欲在某鎮萬户其願雖
高所持甚優當俯取之如摘髭主倅莞觀之倅謂妄誕
而猶許之不數月果如其言一名官聞其事慨歎西銓

長之不廉余曰掌銓者固不無受賄者而亦有見欺於人得受賂之謗者甚多非掌銓者之罪乃欺之者之罪也公於他日必到其位身自經閱然後可知前人心事矣名官大笑曰公之言論太恕緩矣後名官爲西銓長爲人所欺大得受賂之謗始覺親戚朋友之無一不欺者喟然太息曰吾於前日輕論先輩乃今知吾之罪云

○今上 庚午冬至日有狐八時御所闕中於仁政殿後達夜啼號至七八日猶不止内璫知其往來逕路張網上林苑捕得之

○有朴時元 治以大殿別監陞司[illegible]兼壽進宮小次

知倅[illegible]富名[illegible]於景福宮門外[illegible]地今 上乙亥
初[illegible]日夜[illegible]作賊[illegible]走放[illegible]人世[illegible]突入捽出時元
老[illegible]於[illegible]路中捧訊財寶所藏席捲而去而其布置
與羅列街巷約束聚散如一軍法人謂時元之被盜
固有所招而賊徒之刼掠於輦下肆然無忌前所未
有將來之憂不可言
○趙相國師錫嘗語人曰吾與慶叅判最少同塲屋
其文非近來儒士比也人稍觧文字則皆有驕矜色
而慶也終身謙謙恒若不識字者吾則以爲第一人物
矣人有以趙公言語柳左相尚運則曰吾亦以爲然云